



“我的国家公园丛书”：

# 是自然的山水，也是人文的厚土

□徐 鲁

2021年10月12日，我国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正式公布，分别是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总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生长在陆域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国家公园”，是指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域。能够被命名为国家公园的区域，都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保护范围大，生态过程完整。国家公园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宝贵的自然遗产、地理财富和生态保护与生态文明的标志，也是新时代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之一。

谁不为自己的家乡能成为国家公园而感到自豪？谁不想为美丽的家园献上一阙深情的赞歌？正是出于这样的意愿，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领导和专家的悉心指导下，大象出版社邀约5位青年作家参与，共同襄成了一套“我的国家公园丛书”。

作为一个主题出版、主题创作的成果，这套丛书不仅凝聚着作家们的激情、热爱与使命，同样也承载着编辑出版者的责任与担当。

打开“我的国家公园丛书”的5部长篇儿童小说，辽阔的大地诗意、浓郁的大自然气息，伴着山谷丛林的鹿鸣、猿啼、虎啸和群鸟的欢唱扑面而来，使人顿时有置身在光影斑驳、溪流潺潺、生命飞跃的山野和雨林深处之感。

这套原创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的故事分别取材于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唐明、曾维惠、魏晓曦、邓西、潘云贵这5位作者，不仅是当下儿童文学界实力派青年作家，而且他们的家乡，他们出生、成长或工作的地方，也分别在这5个国家公园所在的区域。所以，他们在小说创作中都充分调动且融入了各自的童年记忆、生活积累与真切的体验。与其说他们是在创作一部国家公园题材的小说，不如说他们是在为新时代里各自的乡土家园书写“志”与“传”，是在抒写自己家乡的山河之美和时代之变。

《河源清激》的作者唐明，从小沐浴着三江源的日光和四季的风雨，在哗哗奔流的雪水河边长大，至今仍然留在三江源地区的格尔木工作。清激的河源不仅养育了世代居住在高原上的多民族兄弟姐妹的生命，也濯洗出这位女作家像河源一样清澈明亮的文笔。透过三江源人家的时代之变，可以看到新一代高原孩子身上闪耀的像阳光一样明亮的“河源精神”。

《我的大熊猫邻居》的作者曾维惠，是巴山蜀水的女儿，养育她长大的那片山水，也就是“国宝”大熊猫的故乡，称大熊猫是自己的“邻居”，一点也没有夸张。所以在她的笔下，无论是描写自然景观，发现珍稀动植物，体验风土人情，聆听神奇传说，都带着温情。因为家乡的竹木、鸟兽、雨丝、云影，在她的心里都记得清清楚楚。

《东北虎豹守护者》的作者魏晓曦，童年时代在小兴安岭林区度过，白桦林、松树林、冰爬犁、小木屋、伐木人……大兴安岭林区和黑龙江两岸独有的人事、名物与四季风



“我的国家公园丛书”插图

情，她从小就耳濡目染，因此她的笔下不仅有林中虎啸、山涧豹影，还有浓郁的松针、蘑菇、圆木、木刨花、达子香和野百合的芬芳，有伐木人与森林动物留在雪地上的清晰足迹。

《秘境回声》的作者邓西，家住海南五指山下，热带雨林的物候变化和风风雨雨，也就是她日常生活中的阴晴晦明。跟曾维惠、魏晓曦的“邻居”不同，与邓西为邻的动物朋友，是生活在绵延起伏的五指山、黎母山中的黑冠长臂猿、坡鹿、水鹿、孔雀雉、云豹……热带雨林的绿色怀抱，是这些生命共同的家园。

《云边的歌》的作者潘云贵是闽江和武夷山之子，也是5位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位“90后”。他说起闽江河口的自然湿地和武夷山的动植物，同样如数家珍。在他的笔下，故乡葱茏的林木清香，武夷山的绿水青山所具有的神秘魔力，以及新的时代之变给年轻一代带来的新的梦想与新的期待，像高天的流云和优美的音乐一样，同样具有帮助读者走出阴影、克服恐惧、让心灵变得坚强的治愈力量。

每一座广袤的国家公园，无不美，无不秀，无不葱茏与繁盛，动物的友善与灵性，乡民和孩子们对自然的敬畏、爱护与发现，还有在“天人合一”般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地域文化土壤里生长与沿袭下来的淳朴的传统风习、独特的人文风情，伴随着小说故事的展开，都一一得到了生动而细腻呈现。作家们的创作风格各具姿，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的文字皆如青草绿树一样，在“国家公园”的沃土上自然生长出来，散发着大自然的清新气息，也带着密林深处、万物有灵的神秘味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套小说呈现的是美丽中国、和谐家园和当下时代之变中的新故事与大主题，可以让少年读者在领略中华历史和地理之美、山河之美、生态之美的同时，也感受到当代中国人民的奋斗之志、创造之力与生态发展之果。而设立国家公园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对未来的中国和世界将会产生的影响，在每一本小说里也不难感知。作家们把对此类问题的思考也巧妙地融入了小说之中，相信也会具有润物无声的力量。

毫无疑问，以国家公园为背景的儿童小说，最中心的“主角”是大自然。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和一种宽广的“大地伦理”，书写人与大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抒发对生命和对自然的认识、敬畏与热爱，是这套小说共同的追求。因为每一方都能当得起“国家公园”的山水，毫无疑问也足以成为大自然文学诞生的深厚土壤。然而，国家公园不仅仅是一座自然公园，也不应被视为一个单纯的地理意义上的区域，而是应该放到一个更为辽阔的、交织着自然、地理、历史、人文、民族融合等多种元素的大视野中去看待。

所以，在这5本小说里，除了大自然的山河之美，还有无处不在的历史之美、文化之美，可见对当下中国各族人民的奋斗之志与创造之力的表现。在《像河源一样清激》里，美丽的乡愁与小男孩一家如影随形，曾经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牧民，成为守护国家公园的中坚力量；在《东北虎豹守护者》里，小兴安岭林区的民俗风情和传统生活日常，被作者融入各种细节描

写之中，丰盈而生动；在《云边的歌》里，与武夷山区的泉流、竹涛、鸟鸣一样具有治愈力的，还有那悠悠不断的农家茶谣和武夷风习，在《我的大熊猫邻居》里，无论是描写自然景观，发现珍稀动植物，体验风土人情，聆听神奇传说，都带着温情。因为家乡的竹木、鸟兽、雨丝、云影，在作者的心里都记得清清楚楚；《秘境回声》中，两个男孩一起保护家乡的雨林、守护珍贵的黑冠长臂猿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独特的雨林环境下，人与动物的相互依存、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由此可见，在作者们的心中和笔下，国家公园既是自然的山水，也是人文的厚土。历史和人文，同样是国家公园里气韵生动和饱满的“气场”。

鸟类研究专家、自然文学作家约翰·巴勒斯，以毕生精力去发现和描述大自然，他在晚年曾感叹道：“一只被打死并被做成标本的鸟，已经不再是一只鸟了。”因此，他劝告孩子们，不要去博物馆里寻找自然，而应该让父母带着孩子去山野、公园或海滩，看看麻雀在头顶上盘旋，听听海鸥的叫声，甚至跟着松鼠到它那老橡树的小巢中去看个究竟。是的，大地上的一切生命，包括那些无言的和无助的，甚至濒临绝迹的动物与植物，都拥有自己不可抹杀的生命尊严、履历与故事。每一个人，都应该从小慢慢懂得，并且开始学会以大自然为师，与鸟兽为邻，和昆虫作伴，并且用自己的爱心，编织成守护大自然的芳草苗圃和美丽花园的栅栏，甚至用自己的文字，向更多的人发出请求关爱与救助的呼唤。

我们把这套壮丽的山河之书、大地之书和生生不息的奋斗故事，献给正在成长的新时代少年们。期待着有一天，朝气蓬勃、志存高远的少年们，会带上“我的国家公园丛书”，走向他们的诗与远方。去漫游美丽而辽阔的国家公园，置身在大自然的山谷丛林中，尽情地听那鹿鸣、猿啼、虎啸和群鸟的欢唱，现场感受林海回响、山溪奔腾、苍鹰翱翔那万物有灵且美的景象。

也许只有这时候，我们才能更加真切和强烈地感受到，祖国的江山是如此妩媚多娇，养育着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这片水乳大地，是如此万紫千红、生生不息。

## 天真气、诚恳心和美好的感情

□陆 梅

■ 关 注

小河丁丁的散文书稿《月光虹》在我电脑桌面躺了快一年了——为验证这个时间，我翻出邮件，居然记忆如此不靠谱，确切说是小半年——怎会有这么大的出入？思忖半晌，只能说丁丁以无声胜有声的涵养、很沉得住气地不来催问，反成了我潜意识里的一桩心事。我每天打开电脑，丁丁的这个文档就提醒我一次，跟着就心里抱歉一回。手头琐事总是应接不暇，我担心延误了出版，短信去婉谢“拜拜”，丁丁回复：“不急不急，清心恭候，学习静守师傅。”他把“静守师傅”请出来了，那是我散文里写到的一个小和尚。然后，终于有一天，我告诉他书稿正看，序文写成即发来。丁丁回我一段话：“好像慕名探访梅园，踏雪而来，只见柴扉掩闭，不敢贸然叩门。徘徊良久，终于听见园里有人说话啦！”

这个丁丁，前世定是山野间一株谦谦君子兰，今生来到这个扰攘世间，很多热闹场合，他肯定是离群的一个。于是心里了然，丁丁这么执念地不找闻人名师写序，反求诸我这样的“野”，是啾啾和(hè)鹿鸣啊！谢谢丁丁，我虽鼓瑟不擅，且清音以对罢。

我同丁丁的交集不多，止于两三回儿童文学会上的照面，倒是近来常有他消息，丁丁又出新小说了，丁丁又获奖了，可见他在写作上的精进。脑海里存着这么一个印象：小河丁丁的眼睛很特别，不怎么熟悉他的人，很容易从他的眼睛里发现一些秘密。他眼睛不爱说话，倘若要他在公众之下发表一个演说，他的眼睛会先于大脑和身体做出反应，收起光芒，垂下眼帘，不看他人。那一刻，他的眼睛明确发出信号：我想沉默。台上的他安静站着，台下的人屏息等着，无端上演一场猎形的拔河。僵持之际，他突然一个飞身，狂奔到猎猎春风里，丢下一屋子的讶异，张开双臂拥抱陶然……

这个意象太强烈了，那么多年过去，仍驻留在脑海里。而今的丁丁怎么样？大抵更沉稳、更自信、更笃定了，这是我从他文字里猜想的。但是他的眼睛依然特别——特别在他看世间万物的角度，放低了身子，和植物、花草、虫鱼一个维度，相当于躬身而行，跟个孩子一样，所以他看到的都是很细微的动态，着急赶路的大人根本看不到。

比如他注意到稻田里分界的小田埂，软软的，不好用来走路，小田埂下有个月指粗细的洞，以为是老鼠洞，扒开来，竟然是黄鳝的家！公园一角，有樟树有石椅，弯腰扫去石椅上的落叶，看到一片“比小指甲一半还小的、白色的花，原来不是花，竟是一只虫子……这么小的生命，长成花的模样，也是一种姿态吗？”他惊奇得像是发现一个大秘密。街上走一圈，繁华热闹不入他的眼，他留意的是人们一掠而过的场景，比如不会用手机卖西瓜的女人、聚光灯照不到的无名伴舞者、没有观众自得其乐的唱歌老人、无悲无喜不愿接受世人怜悯的流浪汉，还有山村教师、不曾晤面的文友……有篇《大王椰子》，说的是路边有人摆摊卖一种从未见过的果实，“显目的棕红色，比枇杷大不了多少，果枝像棕榈。那么大的果枝，果实总有上百枚，斜倚着货筐摆在地上。跟它相伴的，还有三只花母鸡，五六个剥了绿皮的椰子，其中一个敲破了，露出白色的肉。还有几盆花木，一盆居然是小桑树，不到一米高，零星结了几个桑果。”简白文字，场景如在目前。这水果买回去却不能吃，太太笑他上当，丁丁怎么反应？“人家拿大王椰子——还有小桑树和敲破了的普通椰子——来卖钱，当真有几分童心。”看到这里我真要笑了，有童心的才能看到童心吧？丁丁笔锋一转，又说：“写着这篇小文的时候，我忽然闪过一念，心头隐隐发酸：也许，人家实在没有挣钱的路子吧？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文友，文友却说：也许人家根本就不卖，你问了，才卖？我愣了一下，差点儿笑出声来。”

这样平实、有趣、来神的文字，难道只是童心吗？这是一个有童心的作家难得的天真气、诚恳心和美好的感情。丁丁用如此珍重的心情描画一个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又以活波泼的生趣择取寻常日子里的美善和感动，这样的观看姿态是低的、小的。因其低，他探知到了大自然的秘密；因其小，他得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的世界。有个社会学家说：“如果是‘大’的话，就总是从自身出发，去定义别人，而不是去观察。一个特别张扬的人当然惹人瞩目，但总是不够智慧，骄傲自大过了头也叫人讨厌。”

丁丁当然是智慧的，他懂得在日常里体察人情物理，懂得审时度气，慢慢闲闲，闲中才能着色——读他文字，我看到后面站着一个人——“惟悠闲才能精细”的汪曾祺。丁丁的文字干净也传神，对话克制，气韵生动，以简笔勾勒风神意，所以他定然也体悟过汪先生对语言描画一样的反复锤炼，那份“苦心经营的随便”。

丁丁将一块老家山上的石头当传家宝搬到工作生活的广东新家，视若珍宝给它洗刷，女儿嘲笑这个爸爸：“我们家的传家宝，在别人眼里，那价值还比不上塑料呢。”（《传家宝》）——缘由是那个装石头的塑料袋在搬家时，临时放在了我家楼下，小区清洁工以为没人要，将石头扔在了花坛树下，把充气塑料袋拿走了。

丁丁写白玉兰，那种喜欢，眉目生动，叫人想起他的故乡前辈沈从文，也是一样的欢喜和深深感动。“我喜欢它的高大，洁白，芬芳，但它又是寂寞的，安静的，不张扬的。尤其是那些藏在枝叶深处的花朵，除非是有人，不大大容易发现。”（《白玉兰》）不知道丁丁在写下这段话时有没有自知，他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秘密：写出了自己。

《开辟鸿蒙》一篇写他的文学梦，虽然很多写作者的文路都艰难，都曲折，都执念不改——没有这份初心，也就不成回忆了——但是丁丁的文字依然有打动人心处，原因在他始终持有一颗赤子真心。他喜欢阿城小说《棋王》里到处找人下棋的王一生，“不仅棋下得好，还是一个独立的人”。他觉得“有什么样的追求就有什么样的外在特质”，王一生就是一个单纯执着、有点呆气的人，正是这点宝贵的呆气成就了王一生的棋艺。“文艺的大道不是车水马龙的，我们找到了它，就找到了孤独——这种孤独并不是自闭呀，这时候我们才会懂得，为什么真正优秀的人物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说着同样的话：不要向外求索。”（《王一生的呆气》）这段话有感而发写下的话堪比丁丁的文心之光。

读了丁丁的这些儿童散文，我的脑海里跳出这样一个问题：怎么理解作家笔下的天真？我们现在已经不大讲天真、美善、诚恳这样的字眼了，觉得根本不好意思写出来。写给孩子吧，又觉得过于说教，未必能抵达孩子的心灵。可是天真、美善、诚恳在一些“古典作家”那里，比如雨果、歌德、罗曼·罗兰，比如冰心、萧红、沈从文等，又被很珍重地善待。我们的文章常常还出现在语文课本和学生必读书目里，也就是说，我们一面在课本里强调这些好词，一面又轻率地打发了这些好词——这是眼下文学写作、包括儿童文学作家们在内或多或少少患的一个“浮躁病”。非常难得的是，我在丁丁的文字里看不到这种浮躁，他是那样清雅有味地欣赏着，记录着，生活着。他怎样生活，也就长出怎样面目的文章来，好的文字就是生活本身。所以，本质上，天真是一种能力，是一个作家洞悉了生活以后，依然能够笃信，看得见光亮的朴素心。



■ 短 评

## “纵剖面”与“横截面”

——双重视角下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孙天娇

“纵剖面”与“横截面”是文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胡适在论及短篇小说时将这两种方法称为最精彩与最经济的手法：“一个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都有一个‘纵剖面’和无数‘横截面’。”无论从纵剖面看去，还是从横截面看去，这两种视角所追求的都是一种透过部分以窥整体的效果，纵剖面诉说了一段完整的历史，横截面则折射出社会的概貌。陈思和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也曾指出新文学研究的两个方向：一是横向的开拓，一是纵向的延展。

儿童文学作为新文学有机的组成部分，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同样也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从纵向的时间维度把握，排列史料，作编年史式研究；二是从横向的空间维度着手，在多种理论与多元文化的碰撞中论述特定时代社会的儿童文学。此外，部分学者致力于从文学史向学术史的提升，聚焦儿童文学引起讨论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学理的层面多维度地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但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百年中国儿童

文学的演进“史”的意识较为强烈，而对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规律、历史经验的探索则有待强化，在学术研究上缺乏整体的、宏观的把握。

相较于以往的儿童文学研究成果，吴翔宇、卫栋合著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观研究》的出版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它将纵向和横向两种视角交汇融合，有效打破了儿童文学孤立、静态的研究现状，在更为开阔的时空意识下回答了“儿童是什么”“儿童文学是什么”以及“儿童文学史是什么”等一系列儿童文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专著论述了“五四”至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整体历史脉络，其论述对象并非某一具体历史阶段，而是整个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特别是将儿童文学近年来的创作现象和理论也纳入其中。同时，《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观研究》将儿童文学置于新文学整体框架中来考察，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探析儿童文学内部发展规律、存在问题和趋势走向。在该书中，整体观不仅

作为一种思维，也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即以“史的批评”方法来透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历程。较之新的学术观点，这部学术著作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尤其不容忽视。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观研究》搭建了完整的逻辑框架，主要围绕学科建设、中外资源、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跨学科研究、整体构想与实践5个维度展开，其具体论述涵盖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整体观研究的方方面面。在“纵剖面”上，有对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学的考察，也有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写作的梳理和反思；在“横截面”上，有对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以及同现当代文学一体化机制的解析，对中外资源作用于中国儿童文学范式的影响研究，也有对“儿童”“儿童文学”如何作为一种“方法”的思考。立足“整体观”这一宏大命题，《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观研究》运用“纵剖面”与“横截面”双重视角，将宏观构架与微观论述相结合，进入经典文学文本和历史文学现场内部，充分考虑儿童文学重大本身的丰富性，为学界系统地呈现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真实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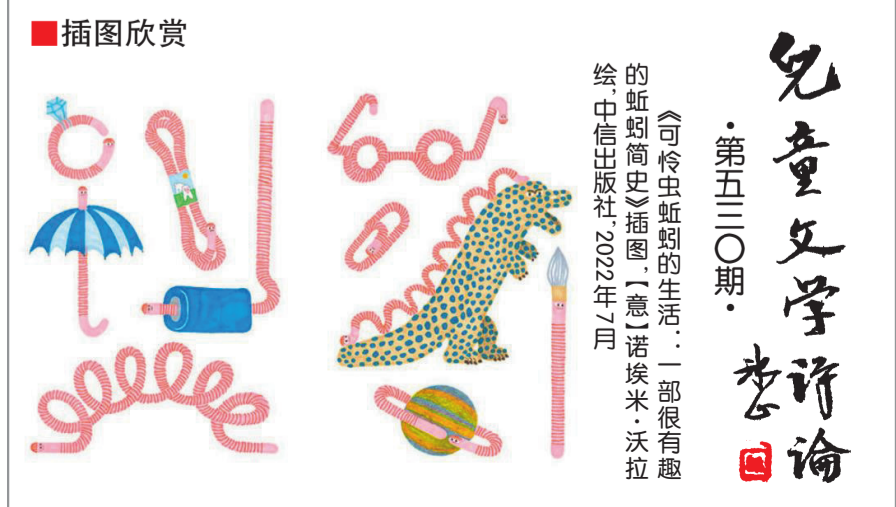
中国儿童文学自诞生以来便位于“现代”坐标上，是搭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积木。一方面，塑造新人的特质决定了中国儿童文学是一种新的文学；另一方面，与民间口头文学的渊源又使得中国儿童文学无法与旧的文学割裂。可以说，历史与未来微妙地交织于“儿童”这一主体。因此，回顾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梳理过去已存在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从历史中寻求当代儿童文学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的答案。信息时代下童年的消逝，消费浪潮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影响，升学压力对于儿童阅读空间的压迫等问题，都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时代症候。《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观研究》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条内在轨迹：循着历史的踪迹，探索现实的处境，并将指向充满变



数与希望的未来。

“成人作家为儿童读者创作”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基本事实，成人话语必然或隐或现地存在于儿童文学内部，且隐藏着意识形态，与儿童话语形成对话体系。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因此，除了对于历史格局的整体观照，《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观研究》中的“整体观”还体现在从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思路展开，在向外译介、向内整理的一体化体系中，着重辨析中外两种资源之于儿童文学的重要性与互为他者的张力关系，并将儿童文学研究置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命题之中，在充分肯定其独特的文学审美意义的基础上，发掘其所内涵的时代精神与时代使命。两位著者在充分尊重史料的前提下进行了深入思考，创造性地运用文学理论，遵循历史标准与美学标准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作出了慎重而独特的解释，为广大学者提供了一种将严谨的科学性和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相结合的学术研究范式。

正如蒋风所言，“儿童文学是否受重视取决于人类的文明程度。”由此可见，儿童文学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观研究》正是基于对儿童文学命运的深刻思考，立足“整体观”，纵览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历史进程，总结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和经验，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也为深化儿童文学研究开拓了新视野与新路向。



《可伶虫蚯蚓的生活》：一部很有趣的蚯蚓日记插图，意译埃米·沃拉。中信出版社，2022年7月。

儿童文学理论 第五〇期 · 李学涛